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十三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掛畫眉

卻說譚孝移封了柩，端福兒當大喪之後，因循循，也就不上學裡去；侯冠玉遊蕩蕩，也輕易不往碧草軒來。有一日先生到，學生沒來；有一日學生到，先生不在。彼此支吾躲閃，師徒們見面很少，何況讀書。揀了後半年，到了次年，還是王春宇婦人曹氏作合，侯冠玉仍了舊貫。這元旦、燈節前後，紹興專一買花炮，性情更好放火箭，崩了手掌，燒壞衣裳。一日火箭勢到草房上，燒壞了兩間草房。王氏也急了。剛剛燈節過後，就催上學。師徒們聚首了兩三日，端福兒在案上哼了兩三天；侯冠玉年節賭博疲困，也在碧草軒中醉翁椅上，整睡了兩三天，歇息精神。這王中雖甚著急，爭奈無計可生。欲待要再約幾個學生，傍著小家主讀書，又怕小戶人家子弟，性質不好，一發引誘到壞的田地；況且侯冠玉是慣賭的人，人家子弟，也不叫從他讀書。欲待再邀隆吉上學，這隆吉已打扮成小客商行款，弄成市井派頭；況王春宇每年又吃了十二兩勞金，省的央人上賬，也是不肯叫來的。

少不得由他師徒們自由自便，一個？」人，敢怎麼的。這端福兒，本是聰明人，離了書本，沒有安生的道理。王氏又信慣他，漸漸整日在家裡生法玩耍。

忽一日，只聽得後門外女人聲音說道：「看狗來！」家中一隻狗兒，望著後門亂吠。端福一看，只見一個三十四五歲婦人，引著一個十二三歲女兒，卻不認的。那婦人便道：「相公看狗，休叫咬著我。」趙大兒也出樓來看，那婦人早扯著那個閨女，脊梁靠著牆，吆喝著狗，到了樓門。進的門來，叫閨女門邊站著，望著王氏說道：「譚奶奶必不認得我。」一面說著，早已磕下頭去。王氏道：「你坐下，我真個不認得。」那婦人坐了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常說來望望你老人家，窮人家不得閒。我在縣衙門東邊住，我姓薛。」王氏看著閨女道：「這是你的女兒麼？」薛婆道：「不是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怎麼引著哩？」

薛婆哈哈大笑道：「說起來，你老人家笑話。我是縣衙門前一個官媒婆，人家都叫我薛窩窩。你老人家也該聽的說。」說著薛婆早已自己拍手揚腳，大笑起來。王氏道：「原來女人家，也有外號兒。」薛婆道：「原是我家當家的賣過蕎麥面窩窩，人就說我是薛窩窩家。今不做這生意，街上人還不改口。前年縣裡老爺，賞了我一名差，單管押女人的官司。閒時與人家說宗媒兒，討幾個喜錢，好過這窮日子哩。今日午堂，我還要帶一起女官司上堂，忙哩了不的。這妮子他大，只是死纏，叫我把這丫頭領出來，尋個正經投向。」因向趙大兒說道：「好嫂子，你把這女娃引到廚房下坐坐，我與奶奶好說句話。」趙大兒見這閨女生的好模樣兒，得不的一聲，扯著向廚下問話去。

王氏道：「恁的一個好閨女，他大就肯賣他？」薛婆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這閨女他大，好賭博，輸的一貧如洗，便下了路。他娘叫二娃，是個好人材，不得已，做了那事。東關有個小七相公，叫七守禮，有十來頃地，每日接到他家裡住。住了二年，把地弄出了有四五頃，城裡一處宅子也賣了。這七相公他娘，是自幼守寡，紡花車上積的家當。見了這個光景，黏了一口子氣，害蟲疾死了。這七守禮就該打發這二娃走了才是，捨不的，還留在家中。他舅在太康縣住，來弔孝時，這七守禮女人，一五一十告訴了他舅。他舅惱了，把七守禮狠打一頓，還要到縣裡送他下不孝。七守禮再三央人，磕頭禮拜，他舅恨極，發誓再不上他的門。這七守禮把他娘埋了，賣了一頃地，花了一百二十兩銀，硬把這二娃娶下做了小。這是俺鄰居宋媒婆說的媒。譚奶奶，你說該不該！且說他屋裡女人，本是海來深仇，又公然娶到家中，每日惹氣。這女人短見，一條繩兒吊死了。」

他娘家告起來，堂上老爺驗？」，又驗出來許多傷痕，把一干人一齊帶進城來。現在把二娃交與我押著。他前邊男人，不知聽了誰的話，上堂去告，還想要這個女人。老爺問他一個盜賣髮妻的罪，打了三十板子。他如今沒過的，把這個閨女央我替他賣了。二娃心疼他這個閨女，要與人家做媳婦兒。譚奶奶你想，尋得起媳婦人家，嫌他這個聲名不好聽；倒有不嫌他的，出不起這宗銀子。我說不如尋一個正經人家一就像奶奶這樣主子，賣了去，他大又得銀子，這孩子也得一個好下落，也是俺做媒婆的一點陰功。奶奶你說是不是？」王氏道：「孩子倒好。只是去世的老太爺說過，家中不許買丫頭。我也沒這宗銀子。」

薛婆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。彼時老太爺在時，便罷了。如今老太爺歸天，你老人家也孤零的慌，不說支手墊腳，早晚做個伴兒，伏侍姑娘們，也好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並沒姑娘。」薛婆道：

「一發是該買的。你老人家沒個姑娘，夜頭早晚，也得個人說句話兒。況且價兒不多，他大如今正急著，是很相應的。你老人家沒聽得俗語說，『八十媽媽休誤上門生意』。這是送上門的，你縱家休錯這主意，過這村，就沒這店了。不是我還不來，我是聽地藏庵師傅說，說不盡你老人家賢慧，滿城人都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今日才引上門來。奶奶是一靈百透的，還用我細說麼。」王氏道：「只是我沒有這宗銀子。」薛婆道：「咳，你老人家沒啥說了。銀山銀海的人家，那碎銀邊子，還使不清哩。」

又移座近王氏跟前，低聲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糊塗了。這個好孩子，遲二三年紮起頭來，便值百幾十兩。你老人家若肯賣與人家做小時，我還來說媒，管許一百二十兩。如今主戶人家，單管做這宗生意；費上幾兩銀子，買個丫頭，除使的不耐煩，還賣一宗大價錢。我前年與西街孫奶奶說了一個丫頭，使的好幾年，前日賣人做小，孫奶奶得了一百銀子。那閨女到這女兒跟前，還差八十個頭哩。奶奶休錯了主意。若是錯過了，我一輩子背地裡埋怨奶奶糊塗。」

一陣話，把王氏說的動了。說道：叫那閨女來，我再看看。」

薛婆便叫道：「好大嫂，把那閨女引到樓下罷，奶奶問他話哩。」這趙大兒果然又引到樓下。薛婆道：「天晌午不曾？」

趙大兒道：「差不多了。」薛婆道：「不好了，老爺將近坐午堂，我還要押官司上堂哩。我走罷，奶奶自己打算打算。」立起身來要走，王氏也不留他」說道：「這閨女哩？」薛婆道：「我午錯時就來。」這閨女也要跟回去，薛婆笑道：「傻孩子，你在這樓下坐一會兒，也是你前世裡修下福，回去做什麼？」

閨女便停住。趙大兒看狗，送至後門。趙大兒悄悄問道：「這孩子得多少銀子呢？」薛婆伸了三個指頭，笑說道：「好好攏掇，你不使他一使兒。到明日我揀好軟翠花，搯一對兒送嫂子。」說著笑的走了。

趙大兒回來，說：「奶奶，咱把這閨女留下罷。」王氏道：「誰知道你家王中依不依。」端福道：「娘是一家之主，娘願意，難說王中不依。」王氏道：「他要說賬房裡沒這宗銀子，你該怎麼著他。」趙大兒道：「薛婆臨走伸了三個指頭，不過三兩銀子，奶奶何用賬房裡銀子。奶奶皮箱裡，還有兩千多錢，不夠時，我大爺在時，與我的壓歲錢，這幾年除使過，還有一串多，我借與奶奶。」王氏道：「那三個指頭，只怕是三十兩銀子。若是三兩，小戶人家早已定下做媳婦。」趙大兒道：

「若是三十兩，這便要跟賬房裡商量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去前頭叫王中去。」

原來王中自家主歿後，非奉呼喚，不進後院。趙大兒前院去叫王中，二人在客廳裡，把這話說明。趙大兒只怕王中執拗，卻不料王中早已打算，內家主跟前無人做伴，正想要買個丫頭，早晚解悶，好調理大相公讀書。此話正中其意。便道：「我到後邊去看看。」王中一見這閨女，只見生得眉目鮮明，面貌端正，心中早有幾分願意。王氏對王中道：「這是薛媒婆引來一個閨女要賣，我心裡想留下做伴兒。賬房裡有這宗銀子沒有？」

王中道：「銀子還有，但只恐這閨女有了婆子家。『媒婆口，無梁門。』奶奶與他們做不得交易。我如今領這閨女到賬房盤問，看有妨礙沒妨礙。若無妨礙，管情與奶奶辦下就是。」王氏道：「好。」王中引到賬房，與閨女相問了來歷，原是極有根柢的人家，只為父母俱亡，無所依靠，與舅氏喬寓至此。王中猶恐不實，至所寓之處，尋訪明白，方才放心。

是夕，薛窩窩到了。王中叫到客房裡，同閨女講明價值。

這立契交銀，俱不用細說。這銀價二十兩，媒婆囑哄暗扣，說合明討，他們妙用，也不用說破罷。

自此王氏堂樓臥房之中，王氏與端福兒睡的牀頭，又搬了一張牀兒，與這閨女睡。取名兒叫做冰梅。

王中自此，想著生法兒叫大相公上學。一日去賭場中尋著侯冠玉，也不說什麼。侯冠玉也覺心上難安，臉上難看。次日徑上碧草軒來，只見塵積滿案，幾本書兒，斜亂放著。只得拂去灰塵，整頓書籍，一片聲叫蔡湘：「請相公上學讀書。」這王氏也難說讀書不好，只得嘆道：「你爹不在，你也把書丟了，還不速去麼。」端福兒也只得上學。德喜兒跟著伺候茶。磋跎光陰，荏苒秋冬。一日，端福兒趁先生沒來，到衙衙口一望。只見一個人挑著幾籠畫眉兒，從東來了。衙衙口，有一間土地廟兒，那人把擔子放下，坐在廟門墩上歇著。這畫眉在籠內亂叫。端福兒走近跟前看。那人道：「相公要一籠麼？」端福兒說：「我不要。」那人道：「相公主戶人家，豈有不掛一兩籠之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起身解了一籠，遞與端福兒，道：「這是一籠百樣會叫的。不是貴東西，連籠只要一千錢。」端福道：「五百錢不賣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夠盤絞。」端福兒就放下。那人道：「我擔的多了，壓的慌，發個利市，就賣於相公一籠。」端福兒只得拿了一籠。進門後，到樓下要錢。王氏道：「你不讀你的書，買那東西做什麼？我沒錢。你去賬房裡，問閻相公要去。」端福只得拿著籠兒，去問閻楷要錢。王中見了，問道：「這是那裡東西。」端福道：「我不要，他說一千錢，還了他五百錢，他就賣了。如今叫閻相公與我五百錢。」

一同到了賬房，要錢開發。閻相公問了數目，取出五百錢來，寫在賬上。王中便道：「大相公，往後休要買這宗無用的東西。俗話說的好，『要得窮，弄毛蟲。』」端福道：「誰知道他五百錢就賣了。」提了五百錢，把籠兒放下，徑出後門，打發那人去。

閻楷便向王中道：「大相公買這東西，不過是個孩氣，你先頭話兒太陡，大相公把臉都紅了。」王中道：「主戶人家，花亭廳簷掛畫眉籠兒，鸚鵡架兒，也是常事。但只是大相公太年輕，我恐將來弄鶴鶩，養鬥雞，買鷹，尋犬，再弄出一般兒閒事來，把書兒耽擱了，大爺門風家教便要壞的。所以我不覺話兒太陡。其實大相公臉紅，我也看見了。」閻楷道：「往後相公大了，未必就肯聽你說。我不是叫你順水推舟，只是慢慢的，常要叫大相公走正經路就是。萬一大相公使起孩子氣性子，我恐有話再說不進去，卻該怎的？」王中道：「你說的極是。只是我只求異日死後，見的大爺就罷。」

二人將畫眉籠兒，一同掛在廳房簷下。閻楷把籠內添上食，注些水。這二人苦心匡襄少主人，也算譚孝移感人最深處。這正是：

忠臣義僕一般同，匡弼全歸納牖功；
若說批鱗方是直，那容泄盡一帆風。